

檢論
中

檢論卷四

章氏叢書之一

案唐

隋唐以科目更世。曹故魚鹽之士，管庫之吏，興匹夫有善無勿舉也。雖衰世猶有俊傑。此其賢于前世及乎風俗淫泆，恥尚失所學者，徂爲夸肆而忘禮讓，言談高于賈鼃，比其制行不逮樓護。陳遵章炳麟曰：盡唐一代學士皆承王勃之化也。昔王應麟稱世說清浮，中說閎實，天下治亂系之。此古所謂皮相者。凡論學術當辨其誠僞而已。世說雖玄虛，猶近形名。其言閒雜調戲，要之中誠之所發。舒中說時有善言，其長夸詐則甚矣。案其言長安見李德林，援琴鼓蕩，及杜淹所爲世家，稱通問禮關朗，其年齒皆不逮。

魏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皆辨之

而房玄齡杜淹陳叔達年皆

長通不得爲其弟子

近世黃式三辨之

舊唐書稱通仕至蜀郡司戶書

佐疑其言獻策者亦妄也諸此詐欺之文世或以爲福郊福時

增之案通弟績既以通比仲尼

如汾亭操比龜山白牛谿比尼北泗溪之類

子姓襲

其唐虛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顛到而勃去通稍遠矣生既

不識李房杜陳之疇比長故老漸凋得以妄述其事唐書稱通

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續古尚書有錄無書者十篇勃

補完缺遺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驗之中說與文中子世家皆勃

所譖誣也夫其淫爲文辭過自高賢而又沒于執利妄援隋唐

羣貴以自光寵浮澤盛故慮憲衰矜夸行故廉讓廢其敗俗與

科目相依而加勁軼焉終唐之世文士如韓愈呂溫柳宗元鐺

禹錫李翱皇甫湜之倫皆勃之徒也其辭章綺耦不與焉猶言

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唐世振而復之不悟魏晉老莊形名之學

覃思自得亦多矣然其沐浴禮化進退不越政事墮于上而民

德厚于下

魏晉兩代惟西晉三四十年中風俗大弊然猶不及吳蜀故虛東晉則風俗已復矣

固不以玄

言廢也加其說經守師不敢專恣下逮梁陳義疏煩猥而皆篤
守舊常無叛法故何者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事不可以苟
誣也唐初五經正義本諸六代言雖煩碎寧拙不巧足以觀典
型其後說經務爲穿鑿啖助趙匡于春秋施士甸于詩仲子陵
袁彝韋彤章蒞于禮蔡廣成于易強蒙于論語皆自名其學苟
異先儒而于諸子名理甚疏韓李之徒徒能窺見文章華采未
有深達理要得與微言者若夫大玄法言可謂追琢章相不見
內心者矣而爭相摹述冀得爲其後嗣及楊子之譏禹步笑靈

昌言 伊長統

劉劭 三國魏人 法論人物志

場者猶弗能庶幾也。侈然便欲以孟軻荀卿自擬。此所謂翰音登天喪其中孚者。非邪。文辭不艾上者。欲刪詩書定禮樂。自擬周孔。下亦仿佛稷契。卒其政論高下未及仲長。統鑄劭萬分之一。而況于孟荀乎。大舉唐世比于魏晉。江左猶七國。與十二諸侯也。七國名士競進。政不以世自愈于十二諸侯也。若其風俗醇厚。人民知方。則十二諸侯距之遠甚。唐世純德卓行。時有一二若陽城元德秀者。突起其間。亦猶七國之世。有樂毅陳仲殊特儻見者耳。然于當世風俗醇媮。不加損益。比于半冰不足以寒一治之炭焉。揚摧其人。色厲而志在內。冒沒而外言仁義。夫非勃中說之流歟。且夫中說所稱記注。興而史道誣。其言鑿燧也。而勃更僭其言。矯稱誣辭。增其先德。唐世學士慕之以為後

世可給公取寵賂盛為碑銘窮極虛譽以誣來史此又勃之化也魏晉雖衰中間如裴松之禁斷立碑法制所延江表莫敢私違其式此何可得于唐世邪其文辭莊美壹務規詩書擬揚班疑與勃異化者勃之言文取陸機而已唐世淵源所漸蓋自蘇

綽大誥言若篤古要與方士祭酒稱三皇道黃帝者同情

北朝學術

多與五斗米道相依崔浩已答其端自言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其妄如此文章為心術所形摹古夫不務質誠而徒彰其氣澤雖堯典商頌猶為浮正以作偽耳

華也勃之言雖中取陸機已又離于陸機逾遠要其意自矜大轉益恢廓不效法蘇綽不止然其卓犖自得又不違于質信者唐世亦非無一二也史如鐻知幾政典如杜佑謀議如陸贄齊此則止矣

璋炳麟曰若夫行已有恥博學于文則可以無大過隋唐之間其惟顏氏家訓也後嗣游秦師古元孫至于真卿世續其緒則王勃中說弗能閒所著不過訓釋字書之流而真卿卓犖爲束身當官者宗故知學貴其樸不貴其華也然夫文質相變有時而更當清之世學苦其質不苦其文矣末流矯以馳說操行至汗乃更以後聖渙號此復返循王勃中說之涂故仲長子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復又彌戾以王禮導茲人是故處約當視家訓論世當視史通在官當視中書奏議

通程

魏晉閒知玄理者甚眾及唐務好文辭而微言幾絕矣宋自慶歷始有儒言孫復石介之徒務爲峭刻而或近怪猶撫唐之餘

華其後始審諦有內心訖于南國學者分散為數家伴奩滂沛
更相克伐而亦交有取資窺其作始周邵近陰陽緯候唯張氏
尚亦淫于神教善作述者其惟二程邪降度閩婺永嘉四明之
說指要不同始皆本于程氏明其包絡者廣不以一家為翦嗣
也其書分條甚眾集札比冊未有友紀應物讎荅莫能定一是
非者以為雜釋老譽者以為駕孟荀章炳麟曰言道之情非鄙
魯所能盡也顧未能方物釋老耳雖雜釋老何害

二程于釋老之學實未深

知但聞有闡合耳如其議莊生齊物論以為物本自齊安用齊之
不悟莊生正以不齊為齊未嘗欲強齊之也又議老子所說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以為天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未
嘗以百姓為芻狗也不悟制器造物皆勞苦其父兄而為後嗣
營謀安樂逮乎後嗣又當毀其已成更有所造此非以百姓為
芻狗乎時會日移智力日競聖人固有所不能已也其議佛法
以為由于畏死自私不悟懷生畏死生民同之自非無生孰能
無死非自出生死外必不能拊人于生死中又何自私之有至

謂聖人循理異端造作又不察人之有生亦由造作以順生死
爲自然即非自然矣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見聖人之心純亦
不已而謂佛言前後際斷爲未知此不知不舍晝夜者正所謂
非斷非常恆轉如暴流耳無明生滅其執如是斷無明則安有
逝者又安有晝夜乎大抵程氏之學多本自然于必以爲駕孟
老莊爲近而非能盡之也比于佛氏則間隔多矣

荀者其說亦一出一入也程氏所述天理謂物則自然其言人
欲則任私之異名其實躋其名非後生稍更攀緣釋氏以游方
內則枉戾不逮荀卿甚遠荀卿曰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中理欲雖多奚傷于治
心之所可失理欲雖寡奚止于亂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
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
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
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

節也。正名篇晚世戴震宣究其義明理欲不相外。戴氏之書名為疏證孟子其論

理欲實本荀卿所以縣羣眾理民物者程氏之徒莫能逮也。返循伯子

定性之書其從政必不以去欲為故精之至于治心蓄德雖孟

荀亦言寡欲矣荀卿固曰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

不及傭而可以養耳疏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

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設橐萐尚几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

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正名篇孟子亦云

養心莫善寡欲飽德者不願膏粱聞譽施身者不願文繡何者

束身之與宰世其道固未可均也雖偏有所主何害。程叔子又有

節事大餓死事小之說為近人所譏其言誠過然婦人不踐二

廷舊有是說亦因緣禮俗而為言耳而其書又言男子不當再
娶禮惟宗子七十無無主婦其他則否且婚禮成言時本未言
婦死得再娶也其意蓋謂夫婦皆當堅守契約又未嘗偏抑婦

也。或乃裁量人物，責備賢者，令皜白者易受汗名，而姦回反更

快意，是乃宋世諸儒所公病。而戴君所為，抗擊疇天者，雖二程

固未脫是。及觀伯子之言，定性可謂旨遠，而用近矣。夫云天地

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案此所謂

不任私情，非謂滅絕情欲。此土聖哲未有言無情者。釋家地上諸聖尚稱菩提薩埵，摩訶薩埵。譯云覺有情，大有情也。純去情

欲則無利濟之。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

之情，患在自私自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

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

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

事矣。上錄與張子厚其言蓋任自然，遠于釋氏，而偏邇老聃。其

所謂動靜皆定者，則即釋氏一行三昧之說。然老莊亦有之。何者？志不欲為長往絕俗，將師

保萬民而以道莅天下故不得果于除外順斯術也固將無爲而治其尚杜塞情欲備訶責于賢者邪持論雖高其情更邇及其審示徑隧獨以忘怒觀理爲端烈復豈易綴學之士深宮之主可爲也故老子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

損之義高下兼之易損象君子以懲忿

窒欲伯子所言正是懲忿耳

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聖人無常心以

百姓心爲心伯子所論其展伸此也號曰定性而更宛臧南面之術綜觀二程之所經緯時或殺雜亦往往以己意專斷然大端當以定性書爲主明其爲主其佗得失可縣衡而定也且夫宋世高材心有自得而言議或函胡不可繩以名家兼其采摭六籍以成己義徒循舊貫其意固不悉與六籍同指

改頭換面之說周茂

叔所受于壽涯者二程固不能外也其舉戴記大學中庸二篇者大學宋世嘗以賜進士中庸則沙門契嵩已尚之而范希文

以授子厚蓋爲習俗所尚久矣人之學者不能曠觀其意稽以所教我亦教之豈必真相契合邪

經典不害經則違采者本情格以名實彼言本宥而更別之則

其道破碎此南都明清異論之所以紛夫辨析名相字有封界

慮非二程之所能也重以性命仁義之訓自古已樊然殺亂矣

不能疏觀人物品性明徵迹狀而徒診察儒書求之故訓同異

之間其範圍終不遠軼如王伯安復舊本大學于經是也誠欲究明真理是書竟何用邪阮伯元爲性

命古訓于經亦是也詩書春秋傳記言性多端矣而尚不能盡宜其說是樊然者其要領果安在邪故以是尊經則善矣以是

盡理則非席人支離而支離隨之惡人玄虛而已之玄虛如故其所任也

也守者攻者皆本戴記縱令戴記可通其于他書仍不可通則不得不皮傅強說是亦支離也人物之性其徵具在不能徵

舉實狀而徒比附經記故言雖本聖訓何解于玄虛乎嗟乎赫赫皇漢博士黯之魏晉啟

明而唐斬其緒宋始中興未壯以天來者雖賢眾寡有數矣不

可州
中州也
西雅

知新聖哲人持名實以詔士大夫者將何道也又不知齊州之學終一息不復熾邪

問者曰宋世儒者之說經其皆以己意變亂邪章炳麟曰始自邢昺杜鎬孫奭之流所習不出五經正義上不足理羣經下猶不入穎達公彥之室學愈媵陋以滋後生口實變固其分也如

鐺敝之徒然否參半不失博通裁量之士其後誣罔漸多九流

之儒與儒林諸生本異官誠不必訓說六藝

儒家之學雖多本六經然主大義而

已前世惟有荀卿傳經而無傳記故訓之書孟子魯連且且傳經矣漢初陸賈酈生未有揚雄最後徐榘荀悅大耑相似

其意多同異合之或與本經違害二程之更大學則是矣然于佗經猶守古文大義未若後進之好誣也觀其推論詩書上尊仲尼卜商之序說易乃崇信十翼徵之人事大義皆舉不以圖

書變怪之言紛拏同時不取永叔堯夫而下與元晦絕遠

程叔子經

說蓋本安定安定篤誠故叔子亦無專已可怪之論近世和合漢宋之學者輒云元晦明于名物不失漢儒大法而叔子反遺焉是舉細故而遺大義曲怨變怪而忽忘經常也呂伯恭陳君舉猶不失舊物耳

其言物之名義與氣理通貫天未名時蒼蒼焉耳矣名之曰天何哉蓋出自然也名

出于理音出于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此可謂知語言之情者

叔子雖未治小學其徇齊可以達神指

余舊作文始及語言緣起說論名號音義所由

來後檢閱程氏書適有是說與余同情而古人未有言之者弟

頗怪叔子不治說文故訓而能道此蓋其聰睿不可及也子或考古文銅器揚詡張有以明王氏字說之誣則其支流游

波故曰程氏之學所包絡者廣也問者曰以誦史爲玩物喪志

者辭之譽急不已過乎章炳麟曰馳于口耳固所宜裁也夫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宋世嫻博多聞者眾雖裁之故未至于廢史

元三五六九下午四時
非獨程氏也。夫老聃云絕學無憂而仲尼且欲無言告非其人語非其時固不可及。王氏恣己欲黜春秋史傳幾于廢閣其徒復駢然爲之干城矣。故曰文質不同必論其世。

議王

所貴于截削省要者非謂其能從政也。謂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所惡于狂者非謂其異聖王多琦行也。謂外踳弛而內回衰近觀王文成之化人蓋近黃石公矣。夫情性之極計會之微雖空虛若不可以卷握其思理紛駁人鬢魚網猶將不足方物。故墨子之經說荀卿之正名解蔽其介畫察察也。夫易言性道者言無分域抱蜀一趣而自以爲徑省是則非學也。故心術之精者耳。然世人多其成功以爲度越先儒遠甚。案其運籌制勝霸

清區夏未若鐳基也。轉危爲安未若虞允文也。威懾疆寇未若
种師道也。師道少游張載之門。唯允文尚亦旁皇。程氏基所聞
學則朱呂之末師。此三子者乘時立功。或撓之以致敗。而敵多
大于小。侯俚酋文成擬之。則劣矣。明世文吏能克敵者。韓雖蓋
與文成等夷。以無學術。世人未嘗齒數。相提而論。寧有短長焉。
且以文成之學任兵者。萬歷以降。心學旁魄。滿朔南矣。而力不
能支清虜。此爲先師所以制勝者。職其少習兵事才氣過人。其
爲術財得半耳。後學才氣服習弗如。唐慕其術。夫何幸勝之有。
今世談者頗以東國師任王學國以富强。此復不論其世東國
者。初脫封建人習武事。又地陬而性搏固。治王學固勝。縱治朱
呂之言。猶自倥也。夫其民志彊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學足以粉